

散文

南窗北窗

■安磊

夜幕降临了，清水镇中心小学笼罩在淡淡的夜色中。当天空褪尽最后一丝光亮，整个学校一片漆黑。在这样的夜里，没有人知道这里是一所学校。渐渐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有了光亮，和天上的星星相互映衬。我就住在这间教室里，我是这个学校里唯一的住校老师。在这间教室里，你若是对着外面大喊一声，连个鬼的回应都没有。

这间教室的南墙和北墙上各有一个大窗户，我习惯称她们南窗和北窗。我的床南北摆放，床头对着窗户，床尾冲着窗户。据说这样摆放是不太和谐的，坐在床上背后没有靠山，躺在床上头对着窗户不利于睡眠。我对这说法很不屑，反正有山靠山，没山独担，只要心态好不怕睡不着觉。

从南窗看去是整个学校，校园里的景色尽收眼底，青砖红瓦的教室，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五彩缤纷的鲜花，还有活泼可爱的孩子们。窗台上经常有麻雀飞来歇息嬉戏，多么可爱的小家伙们，我也不想打扰他们。有时候我会有意把吃剩下的饭粒倒在窗台上，等麻雀们来啄食。它们的脑袋东摇西晃，灵活地转动着，眼睛中充满警戒。它们渐渐放松下来，开始啄食窗台上的饭粒，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呼唤它们的同伴。有时候，它们的小爪子会抓住窗户上的铁丝，嘴巴不停地敲击着玻璃，发出笃笃的声响，好像在向我示威。等我走近窗户，轻轻拍手，它们便一哄而散。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飞回来。

白天，阳光透过南窗，照射在床上，给人暖暖的感觉。晚上，月亮来到床头，毫不吝啬地洒下如水月光，让人不禁想起《静夜思》里的句子：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啊，故乡的妈妈已不再年轻，两鬓也多了些银丝。在我小的时候，她渴望我快快长大，等长大了就不再调皮，不再让她那么操心了。如今我长大了，也工作了，也工作了，她多么希望我能尽快有个家。

遥望明月空遗恨，我的爱情在哪儿？我有满腔的爱要付出，我心灵深处也渴望得到爱，我一直憧憬着属于我的美好爱情，只等那个人出现和她一起吟唱：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以心相许，此生不悔，我等待这样的女子出现，和她白头到老。

学校北边是一条东西大路，那是学生出入校园的必经之路。在这条晴天有泥雨天有水的道路上，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学生。从北窗瞧去，可以看到孩子们高高兴兴来上学，快快乐乐把家还，还有充满期盼眼神来接送孩子的家长。此情此景，让我觉得孩子们是多么幸

福，设想自己小时候要有这么幸运就好了。

天蒙蒙亮时，我经常听到从北窗传来麻雀扑棱翅膀拍打玻璃的声音，也会听到它们用嘴巴敲击玻璃的声音，还有爪子划在玻璃窗上刺啦刺啦的声音，几种声音混合在一起，似乎是在催我赶快起床呢！每当这时候，就会听到路面上传来有节奏的嗒嗒声，刚开始并没怎么在意，由于每天都出现，便有了一看究竟的想法。原来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弓着腰双手伏在一条长凳上走路。他无法直起腰板，只能双手摁在长凳上，坚持着走路。我被他的毅力感动！后来听熟悉这位老人的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受过伤，落了个直不起腰板的后遗症，只能借助长凳来行走，已经坚持二十多年了，不过老人家的身体一直挺好。

我无意中把电灯装在了靠近北窗的墙上，夏天的晚上，打开电灯，飞虫直往灯上扑，壁虎紧接着就出来了，来捕食美味。这时我故意把北窗推开，把外面的壁虎和飞虫放进来了，让壁虎把飞虫一个个消灭掉。这些飞虫当中不乏蚊子，有时候也有屎壳郎，着实让人恶心。最有趣的是，壁虎在捕食蚊子的过程中，也会有从墙上掉下来落在地上的时候。这间教室里开着灯，窗外的路上就会有光亮，我习惯晚上长时间开着灯给行路人以光明。

这就是南窗和北窗，南窗给我温暖，给我思念，给我快乐；北窗给我感动，给我爱心，给我毅力。从南窗和北窗的视野中，我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诗歌

六月的杂音（外二首）

■霍楠国

坐拥书城为一个词寻遍整个森林
深夜火车嘶鸣过平静的草原
凝神谛听村庄的神秘河流之永恒
时光在指缝间流淌，欲望满布
的琴键，谁将奏响明日之肖邦
眺望的棱角倒伏于被擦亮的羽翼
我的名字隐身在躁动不安的音符
像零星的铁闪烁在时间的扭结里
一瞬偶尔的失音提升了六月的幻觉
断流与干涸，石块的寂寥与硬
惊涛拍岸的草木，海鸥伏身于灯塔
找寻风的再次涨潮，或者一场雪
不动声色的温润和闪电的登堂入室
沉香缕缕不能直达的神龛为黑暗
斩获黎明的箴言 明媚的溪流
宁静在峡谷最深处 干枯的积郁
沉入湖底 荣耀颤抖梦想
若隐若现 鸟鸣即起
不倦的影子脱离躯壳的疲惫
裸露的脊骨迷蒙于大地

画作

撑起云朵的手
在一个失眠的夜里拿起了画笔
更多的想象漫了上来
那些颓废与美好
几乎就是她生活的还原
白日里一只逆风而行的小雀
琐碎的断章码了一堆
她于彷徨的夜里安静地挑拣、删除
另一些等待晾晒风干，一遍遍地回

味与反刍 她忽然看见色彩
和幻化的光影于眼前交织、浮动
她把构图交给右手的手腕
开始了一只飞鸟的俯冲与盘旋
伫立与翩然而翔
色彩留给左手的托盘
满蘸着清水 和五彩调料的画笔
排成一排又一排
使她像个酿酒师 只不知是五粮液还是威士忌
或者她为自己调了一杯五味掺杂的
鸡尾酒
酒杯上停满了青春的唇印
那些俏皮与优雅并存的色彩
也是她尘世里虚虚实实、恍恍忽忽的
大半光阴 当一切的喧嚣偷偷地
向后溜走 她从这面饱满的镜子里竟然看到了另一个
抽象的自我

雨

好像
再也下不完
这城堡里的所有
融化的巧克力
滴进嘴里
天地间的甜腻气息

随你而来，随你而走
需要填满的
不仅仅是
清澈的耳朵
暧昧的面孔
布满指纹的大地

加入一场旋转
六角花瓣和
水晶
早已送给昨日的年轮
可我至今
都还欠你
一个合适的
形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艰辛百战多。
感慨先烈血染旗，
润之笔疾如刀削。

■马宝光诗 赵树新书
(全国毛体书法金奖)



顾乡配图

散文

柿树结不出苹果

■葛有杰

女儿五岁了，和周围的孩子一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什么都不会。萱萱的美术得过儿童类大奖；苏迪曼的舞蹈上过市春节联欢晚会；王茜娅更厉害，小小年纪就登上了《梨园春》的舞台，唱过“俺外甥在部队给俺来信”。

女儿已经在跑线上！

不是舍不得给女儿投资，先后给她报过舞蹈班、书法班、钢琴班、英语特长班。女儿对这些统统不感兴趣，坐在班里，萎靡不振。

也不是女儿不聪明，看电视分得清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对花朵对小动物特别有感情，就是学习成绩不太好，贪玩。

周末，带女儿回老家看望父亲。趁着我跟父亲数落女儿种种不是的当口儿，女儿已经跑出去了，和村里的小朋友一起挖泥鳅、看蝴蝶去了。

我急忙出去找。女儿回老家的次数不多，村里的人认识她的也不多。小伙伴们会不会欺负她？池塘的水深不深？村里的狗会不会咬她？我有一千个不放心。

父亲拦住了我。没事，没有你想得那么危险，你们姐弟几个不都是这样长大的吗？

想想父亲说得也有道理。

一个农家小院被父亲收拾得像个小果园，枣树、石榴树、桃树，还有一个小柿子树，一个比一个茂盛，果实一个比一个结得多，特别是那棵小柿子树，应该是第一年挂果，一人之高，细细的树枝几乎被果实给压折了。

父亲喜欢种果树，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棵小树苗，随便往院子里一栽。当你快要忘记这

棵树苗时，它不知不觉已结出硕大的果实。父亲也经常不在家，春种秋收、逢年过节时才回家。他也不是那种志趣高雅的人，对这些果树也没有细心地照料。为什么这些果树一棵比一棵茂盛呢？

我把心中的疑问讲给父亲。

孩子，这些树本来就是不需要人照顾的，它有它自己生长的规律，有它自己生长的空间。你看似好心的照顾，其实已经破坏它的生长环境，浇的水越多，施的肥越多，结出的果实可能就越小，有时也会彻底毁掉树苗。它不可能按照你的设想去成长。别过度关心它，关键时刻给它修剪枝，除去身上的虫子就可以了。

说完，父亲又走到那棵小柿子树前，把柿子一个一个地摘掉，只留了三四个柿子。看着满地没有成熟的柿子，我一阵心疼。

干嘛把它给摘了，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

吃不了。父亲说，过一段时间柿子越长越大，会把树枝给压断。

找个木棍把它支起来不就可以了？

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就算想办法使树枝不被压断，今年的柿子又大又甜，可是你不看看这棵树才多大，明年可能一个柿子也结不出，用农村话说就是“给累死了”！种果树是件长期的事情，急不得，懂得它的生长规律才能把果树种好。一棵柿子树是结不出苹果的，这和教育孩子是一个道理。

我暗暗佩服父亲，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告诉我怎样教育孩子。回去后就把各种辅导班给退掉，有个快乐的童年比上电视登舞台重要得多。输在起跑线上没有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能赢在终点。一个快乐的童年或许是孩子赢在终点的基础。什么样的种子开出什么样的花，一棵柿子树结不出苹果，教育孩子就像种果树，尊重成长规律，不能急于求成。